

卷一

宣政间，长安人有牧牛于野者，数亡其牛，寻之，牛卧一处，荐草肥软，方丈之内异于常草。自后每于其处寻，辄得之。一日大雪，视牛卧处独不积，异而掘之，深二丈许，得石匣，刻曰：“开元祭地黄琮。”启之，得琮形如今制，但白色美玉，而其中方寸许作新粟也。（大资郑公亿年说三事）

长安近城官道之侧，有大古墓，以当行人常所往来，故独久存不毁。建炎初寇乱，有人发之，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，验款识，皆三代物。冢为隧道窟室，土坚如石，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，其冠服丈夫则幘头，妇人则段紵衣，皆宽袖，颇类今制，而小异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。

宣和间，林灵素希世宠幸，数召入禁中，赐坐便殿。一日，灵素倏起趋阶下曰：“九华安妃且至，玉清上真也。”有顷，果中宫至，灵素再拜殿下。继又曰：“神霄某夫人来。”已而，果有贵嫔继至者。灵素曰：“在仙班中与臣等列，礼不当拜。”长揖而坐、俄忽睞视喟曰：“是间何乃有妖魅气耶？”时露台妓李师师者出入宫禁，言讫而师师至，灵素怒目攘袂亟起，取御炉火箸逐而击之，内侍救护得免。灵素曰：“若杀此人，其尸无孤尾者，臣甘罔上之诛。”上笑而不从。

林灵素未遭遇时，落魄不检。尝从旗亭貰酒，久不归直。其人督之。灵素计窘，即举手自扞其面，则左颊已成枯骨髑髅，而余半面如故，谓其人曰：“汝迫我不已，我且更扞右颊矣。”其人惊怖，竞为折券。（韩亚卿知丞说）

左贲字彦文，有道术。游京师依段氏，甚礼重之。段氏母病，贲为拜章祈福，乙夜羽衣伏坛上，五鼓姑苏，怆然不恡久之。段氏甚惧，诘之，贲曰：“太夫人无苦，三日当愈，禄筭尚永。”段问：“先生何为不恡？”贲曰：“适出金阙，忽遇先师，力见邀，已不可辞，后五日当去。贲本意且欲住世广行利益，今志不遂，故不乐耳。”既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。越二日，贲竟卒。段氏悲悼，具棺衾敛之。贲兄居洛，段命凶肆数人舁棺送之，既举棺，辞不肯往，云：“棺必无尸。某等业此久矣，凡人之肥瘠大小，若死之久近，举棺即知之。今此其轻，是必假致它物，至彼或遭讯诘。”段与之约曰：“苟为累，吾自当之。”既至，兄果疑，发视，衣衾而已。段言其故，乃悟其尸解。（紫微王舍人稽中说二事）

孟通判者，密州人。丞郡青社，秩满还里，素慕神仙长生之说。一日有道

者谒之，故絮蓝缕，疥癩狼藉，谓孟曰：“以公好道，故来谒公。顷在青州印施<度人经>，我尝受一轴，公颇忆否？”视文书御轴取观，真曩所施也。又曰：“我能烧汞为白金，愿以相授。”孟曰：“某不愿也。”乃曰：“必不欲，姑试一观。”自于腰间取镪数百，顾孟从者，令市汞至，则以实鼎炽炭环之，解带间剂投其中，有顷，取倾出，真白金也。它日，又至，曰：“我来与公别。适得佳茗，愿共尝之。”探怀出建茶一块，裹以坏布，虬虱仆缘。孟有难色，辞以无茶具。道者取纸裹槌碎，顾炉中银铛取水煮之，分注两盏，揖孟举啜。孟辞以太热。久之，又言已冷，当留候再温饮之。道者愠曰：“果相恶耶？”取茗覆之，不揖而起，孟犹送之门，还见所覆茗地皆黄金，其盏及铛茗所渍处表里皆金，始知其异人，亟追访之，已失所在。

仪真报恩长老子照言：绍兴间，尝与同辈三人行脚至湖南，经山谷间，迷惑失道。暮抵一古废兰若，相与投宿。墙屋颓圯，寂无人声，一室掩户，若有人居中，惟土榻地炉，以灰掩微火，傍置一瓦缶，观之则煮芋也。诸僧正饥，食之甚美。已而视糊窗乃淳化中故绫纸度牒，室中有数大瓮，所贮或芋或栗或山蕨，了无盐醯之属。俄有一人荷插负芋栗自外归，被发，体皆黄毛，衣故败僧衲，直入坐土榻，见客不交一谈，与语亦不应答。夜既深，皆倚墙壁坐睡。暨天晓，已失其人所在，惟炉火旁置四瓦缶，其一已空，盖其人食之而出，余三缶皆芋栗，煮已糜熟，若以饷客者，三人食之而出，又行岩谷荆莽中二十余里，乃得路还。

绍兴二十八年，外舅杨紫微与陈申公俊卿同为小著，省中共处一位，在国史局堂之西阁，其东阁则大著位也。时方虚其处。一日晨入省，则有老兵雉经于西阁，挂梁间，趣命解之，已死。二公不欲遽入，乃暂徙东位。外舅谓同省诸公曰：“僭居此位，殊厚颜也。”俄报二公同除大著。事虽仓卒，而应兆如此。

赵汝言字允之，死已数年，有遗女住子。淳熙乙未之冬，住子暴疾，其兄谦之怜其孤幼，念之甚至。一夕梦至一所，高阙长廊，金碧辉焕，汝言在其间，方与一金紫老人对之而语。问老人为谁，旁侍者曰：“凌待制也。”汝言援笔题诗于壁曰：“弹指红尘二十年，归来瀛海浩无边。梦魂相遇因随念，珍重前生兄弟缘。”老人继题其后曰：“处世休论大小年，瀛关从此断尘缘。芝阶云路逍遥处，羽盖飞觥不用鞭。”汝言复顾语曰：“住子已无恙，以兄念至，缘因念结，故得与兄暂相遇耳。”谦之方悟其已死，恸哭而觉。谦之自传其事甚详。

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，平江常熟县大火，屋居焚爇大半，灼烂死者十余人。先一夕，许浦戍卒自府请冬衣还，顿止距县一全。戍将梦被追至一所，有冠

服坐殿上，呼戍将至庭下，谓之曰：“明日常熟有变，毋得纵部下为乱。”且令责军令状。既寤惊疑。及晓令戍卒皆止未得进，独从数卒先止郭外塔院，迟疑未敢入，俄而火作。方烈焰猛炽，若戍卒入邑，必因救火剽掠为乱矣。神告何其昭昭也。

平江里俗旧传讖记云：“潮过唯亭出状元。”又云：“西山石移，状元南归。”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，吴县穹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，石所经草木皆压藉，宛然行迹可验。其秋八月十八日夜，海潮大至，过唯亭，环城而西。穹隆在城西，唯亭距城东北四十五里。明年省试，平江岁者皆尽下。唯黄由以国学解中选，未廷试，皆传黄由魁天下。已而唱名，果然。由字子由，平江人，而用国学发荐，南归之验也。

承节郎孙俊民家于震泽，岁除夜，梦长大人，其高出屋，行通衢，一手持牛角，一手持铁钉槌，睥睨其家，以牛角拟门上，欲钉之。梦中与之辨解，长人乃去，以其角钉对门姚氏家。其春，姚氏举家病疫，死者数人。

湖妓杨韵手写法华经，每执笔，必先斋素，盥沐更衣。后病死。死之夜，其母梦韵来别云：“以经之力，今即往生乌程县厅吏蔡家作女。”时蔡妻方娠，是夜梦有肩舆及门者，迎之，则韵也，云来寄宿，寤而生女。其母他日来视，女为之哑然一笑，人咸异之。

龙舒人刘观任平江许浦监酒。其子尧举，字唐卿，因就嘉禾流寓试，僦舟以行。舟人有女，尧举调之。舟人防闲甚严，无由得间。既引试，舟人以其重肩棘闱，无它虑也，日出市贸易。而试题适唐卿私课，既得意，出院甚早，比两场皆然，遂与舟女得谐私约。观夫妇一夕梦黄衣二人驰至，报榜云：“郎君首荐。”观前欲视其榜，旁一人忽掣去云：“刘尧举近作欺心事，天符殿一举矣。”觉言其梦而协，颇惊异。俄而拆卷，尧举以杂犯见黜，主文皆叹惜其文。既归，观以梦语之，且诘其近作何事，匿不敢言。次举果首养于舒，然至今未第也。（国传姚行可说）

衢州江山毛知录，尝梦入冥，吏引至一处，若官府，两庑皆大屋，贮钱满中，各以官为标识。问之，曰：“此俸禄也。”毛视其俸，吏指一处积镪五百余千，曰：“此尔俸也。位至丞郡。”又见旁别积十二千，题曰饶州德兴某人俸。毛后为徽州录参，值方寇作，州倅逃去，毛摄倅两月而贼至遇害。德兴某人者，后登第，授一尉，到官一月而卒。（刘运使文伯说）

信州小儿医蔡助教者，其邻尝遗火，随即扑灭，事不闻官。它日，蔡与郡官偶语及，郡官曰：“是不可不惩。”即白郡将，逮其邻人，系之数日，乃捽而遣之。邻人在系染疫，归即传其家，不一月，尽室皆死。后数岁，蔡如厕，忽见邻人逐而殴之，即得疾死。其乡人有干之临安者，见蔡于通衢，露首

，二黄衣人驱之北去。乡人前问劳，蔡曰：“吾以公事被逮，将往棘寺。”匆匆而别。乡人归，始知蔡已殂，其见之日乃其死之日也。（周济美左司说）

大参王公子明未贵时，待一倅阙。夫人尝梦有人见呼运使恭人，喜以语公，公亦自喜将为监司。后果为浙漕，而夫人死。其后公登政府，始知前梦神告其止于为运使妻尔。（黄倅揆说）

文学杨良能邦礼，其妻华亭郑氏归宁，适其家改葬祖姑，启棺，俨然不朽，视其面貌长短与郑氏无小异。计其死之年，乃郑氏生之年也。众皆惊异。郑氏甚恶之，因感疾，未几而卒。（杨良能说）

宗室士圻，宣和间以未有子，每岁生朝为千道斋以祈嗣续。一日斋坐已定，忽有丐者喧门求人。士圻纳之，坐者莫肯与齿，竟就下位。食已，众皆散去，丐者独留彷徨。士圻揖与语，乃问：“公所求何事耶？”告之故，则曰：“此亦易事。”士圻方督视彻器，不暇详款，丐者告去，期明日来，且探怀出药七粒曰：“食药也。”令士圻吞之。邑君自屏间望见，遥呼止之。丐者笑而去。士圻握药以入，邑君令舒视之，但一朱书吕字，数日不消。（王彦正舍人说二事）

蔡纯诚通判与一僧相善，尊宿也。忽得书招蔡，既至而僧已趺坐而逝。先封小合嘱其徒云：“蔡至贫，此合中吾衣钵金二两，来则与之。”蔡至，哭之恸，僧复开目与语良久，且云：“当有道人来烧香，非常人也，可随之，当有所遇。”言讫瞑目长往。俄果有一道者至，蔡前揖之，道者爇香径去。蔡随其所往，行甚远，道者问：“随我何求？”蔡言素苦寒疾，百方不愈。道者乃握其两手，顷之其热如灼。蔡云：“今偏体皆暖，惟脑尚冷。”则又以手熨其脑，应手即温。乃谓蔡曰：“勿庸随找。”用所衣布袍赠蔡曰：“某年月日岳阳楼前用钱三百七十买此。”言已，长揖别去。蔡收其袍藏之。它年，蔡有故至山东一郡茶肆中，复遇道者，相见甚喜，袖间出纶竿缉布缕为钓，笑掷地，徐引之，得大鲤。相携酒垆脍食之而去。

吴兴杨礼承务，其母县主素与尼法安善。安尝夜梦有青莲花，其女曰莲师，自婴孩则口常作莲花香，然生四岁而夭，火之，其骨自颅至足皆相钩联，举之不绝。（杨礼承务说三事）

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，素狡狴，为一乡之害。年五十，忽悟所为，痛自刻励，日诵佛号，数年不暂辍。忽一日，遍诣素所往来者，自言所积恶业至重，须焚身以忏。各丐薪数束，不旬日，得薪数百束，积高二丈许。结纸庵其颠，刻日自焚。观者环绕，然村人犹畏之，无敢与之下火。相乃口衔炬，合掌端坐庵中，以炬四然，须臾烟焰周合，乃至指节烬落，凝然不动。

临安下竺式道者，苦行修忏累年，置火釜于像前。昼夜持诵环绕，遇困倦

即以指触齧而醒之。晚年两手惟存四指。建忤堂甚雄，每架一椽，髹一髹，辄诵大悲神咒七遍。建炎间，虏至，积薪其下焚之，薪为之尽而屋不然，乃不复焚。

岳侯死后，临安西溪寨军将子弟因请紫姑神，而岳侯降之，大书其名。众皆惊愕，谓其花押则宛然平日真迹也。复书一绝云：“经略中原二十秋，功多过少未全酬。丹心似石今谁诉，空有游魂遍九州。”丞相秦公闻而恶之，擒治其徒，流窜者数人，有死者。（左司周济美说）

皇甫坦自云数百岁人，言人休咎时验。尝馆于道院，有人访之，值其它出。其人素与相善，留待之。启其门封，惟一榻萧然，索席下得一半臂，鲜血淋漓。惊惧而出。俄而坦至，相接甚欢。顽谓童子：“风冷，可于席下取吾着睡衣来。”童子即取半臂，坦对客衣之。衣甚新洁，初无血也。喜为人书字，亦多验者。汪国正远猷登第已逾壮室，以未有子为忧，求字于坦，书一湧字，已而汪授吴江簿，到官而生男，乃悟涌字江下男也。有士人赴省试，坦书落字与之，士人不乐。及揭榜，乃第二十三名，因视其字，草头即二十，其傍从水不为点而作三画，各字右笔止作一点，乃名字耳。（汪彦远国正说）

李知己任永嘉教官，公廨有一楼，怪不可居，或飞掷瓦砾，或闻叹息呕吟之声。家人畏惧，莫敢正视，惟知己在家则寂然。一日，郡庠季试，教官例当宿直舍。知己预忧其扰，乃置几案笔砚于楼上，连纸数幅题其前，问怪所从来，令书其后以对。已乃筛灰其下，扃鐍谨识而出。间二日归，询其家，则怪不复作。启钥视灰，凝然无迹，而案上纸书皆盈幅。自言姓石氏，顷随兄赴永嘉幕官，未至郡溺死，逮今二十年，营魂荡无所归，偶见此楼空闲，故暂寄此，非敢为厉。近媒者为议城南洪秀才姻，方且归彼，不复此留矣。字体纤弱，真女子笔迹。书辞数百言，纚纚有条理。知己亦敬异之。它日偶至城南忠义庙，其间神像果有洪秀才，盖义兵拒寇死事者也。（永嘉陈韶美说）

孙机仲郎中绍远父元善价居平江，尝有干过市，见鬻笼饼者，乃其亡仆。孙自疑白昼见鬼，唾之，仆遽前拜祈曰：“主翁无然，将使某贾不售。”孙问：“尔已死，何乃在此？”仆请孙至居人稀僻处，曰：“寿数未尽，药误融殂，而阴府不见收录，营魂泛然无所之适，故为此以度日。今闾閻中如某者且千数，只如宅中广官人乳媪亦是也。有如不信，第今夕勿令复与儿同寝，彼将怏怏不自得。俟其熟寐，取杨枝炭火醋淬之，以灼其体，必有异。”孙甚惊，归如其说火之，所灼忽有青烟出衣被间，俄而烟绝，乳媪已失所在，衣被如蝉蜕焉。广官人者，机仲弟绍祖，字文仲者也。（张判院良臣汉卿说四事）

支提长老善秀，言其乡里有人以田猎毕弋为业者，其妻昼寝，忽见床前地裂，深不可测，俯视见城郭屋宇。恍惚间，身堕其间，至殿庭，仰望有王者坐

其上，左右皆牛头阿旁。主者命以大刀断其手足，剖割心肺县挂之，自踵至顶细锉血肉如泥。乃揉和成团块，业风吹之，俄复为人。方其身被惨毒，而其识神在旁，见其屠剥痛苦不可名状。既醒，则身故在榻上，移时始能言，百体余痛，经日乃定。自后或经岁，或半载，所见辄如

此，不胜其苦。一日又然，则闻殿上人谓之曰：“当往求善秀长老说忏悔可以灭罪。”乃如其言谒秀，道其故。秀教之诵破地狱真言，具为演说忏悔，自后乃不复睹前事，竟亦善终。

成忠郎傅霖，淳熙庚子任临安监。尝建请于北关创立新仓，攘取民居八十余家，毁撒屋宇，老稚流离，怨嗟喧沸。初霖夜坐书阁，草定建请利便，忽见其姊婿林路分家二亡婢自前行过，径趋宅堂。方惊愕间，其妻及女皆寐焉。急呼醒，问之，云：“适见其婢自外来，云与小娘子作伐。”询其女而梦协，甚恶之。其女逐病。仓成而地卑湿，或言曩数有淹没之患，霖愈益忧恐，乃高为地版，离地二尺，所费不貲。又欲大营备水车骨之具，官无余镪，其家素富，乃从妻丐五百缗，妻拒不与。霖窘迫，以刀自裁，收之不死，医者以桑皮缝合其创傅药，虽愈而颌颈挛不复伸，俯首不能仰视，神识沮丧，遂成心疾，请祠禄以归。

卷二

武翼大夫焦仲居四明，性嗜杀，日以弹射臂鹰走狗为乐，所杀不可胜纪。营一宅新成，迁居之，房闼间巨蛇纵横，至相纠结如辘，杀之复然。家有三男二女，长曰嗣昌，业进士，忽得心疾，朝夕恸哭，云忆其亡父母。其妻谓之曰：“堂上坐者汝父母也，何狂易至此！”嗣昌愤然曰：“此人乃害吾父母者，恨未能杀之以复仇，然不可与之同居。”日挽其妻以出，不可禁止，乃听其外居。嗣昌竟以病惑死。次子、季子不数年相继殁，晚年仲复丧妻，生计益落，孑然一身，独享高寿，而健啖康强，嗜杀如故。岂佛经所谓魔力所持者耶？

杨虞仲，眉州人，丁丑王榜甲科擢第，官亦早达。典蜀郡。先是普州乐至县有临水精舍，主僧夜梦一贵人跨马而入，曰：“我山神也，今暂还，不久当复往归。”寤而有金堂县尉令狐习輿病适至，信宿而卒。习父攜家居，初未闻习病，一夕梦习缘檄归，喜甚，亟迎门，及下马，揖而言曰：“习不孝，不得终事父母，今当为眉山杨氏子，名虞仲，后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，官职显于今世矣。”辞诀而去。父惊愕而寤。其日讣至，攜痛悼甚。它日物色访眉山杨氏，实以是岁生子，及长，名虞仲，登第之年正习死后二十三年也。提刑何慆作习墓表，述其事甚详。虞仲倅遂宁日，令狐氏有讼事，自它郡送遂宁，虑不得直，乃以墓表墨本因虞仲宾达之。虞仲亦隐其事，然蜀人多知之者。表弟

沈作肃录其墓表见遗。

忠愍李公若水，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。有村民持书至云：“关大王有书。”公甚骇愕，视其缄云：“书上元城县尉李尚书，汉前将军关云长押。”诘民何自得之，云：“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：‘汝来日诣县，由某地逢著铁冠道士，索取关大王书，下与李县尉。’既觉惊异，勉如其言，果遇道士得书，不敢不持达。”公发书，其间皆预言靖康祸变，以事涉怪，即火其书，遣其人不复问，作诗纪之云：“金甲将军传好梦，铁冠道士寄新书。我与云长隔异代，翻疑此事大荒虚。”公后果贵显，卒蹈围城之祸。兆朕之萌，神告之矣。公始名若水，后改赐今名。其子浚淳记其事刻之石。

绍兴府治依山，林樾深茂，往往有怪。淳熙辛丑，有数卒直宿蓬莱阁，夏热，各散寝。中夜，一卒曰张富者，见红裳女子冉冉逼近，直前坐其腹上，奋起忤之，忽不见，但两手狐毛满把。

汀、漳间有古驿多怪。尝有士人独宿西厢，乙夜见群鼠自梁栱间缘壁下地，莫知其数，固已异之。俄又见数鼠共挈一物，若小箱篋然，置地，发之，皆袍帻之属，竞取服之，俨如唐装，冠屐皆备。既而递为进趋揖逊之状。士人素有胆气，拊床叱之曰：“鼠辈敢尔扰人！”殊不惊避。遽起取席下白梃乱击之，仓猝间误触灯灭，益尽力挝击，俄而寂然。明旦视床前死鼠满地。（扬州教官陈德明光宗说）

道州孚惠庙，灵响甚著。淳熙己亥，郴寇大作，侵軼州境。郡守赵公郎中汝谊以郡无城池，听民避寇自便，而自誓死守。指使樊谨请入贼说以祸福，不从则死之，即日见害。贼进至江华，距城不一舍。公益忧愤，倦而假寐。见二大夫儒衣冠，貌甚伟岸，来谒，且言毋恐。公意其孚惠之神也，即具冠带往谒。

俄有燕数千自祠所随公朱幡蜚集黄堂上，翔而为三起而复集，喙皆外向如一。漏尽数刻，繇所从方陈而去。是夕寇遁。民有被俘逃还者，闻贼言道州号令明信，能使人不可犯，乃舍而去。郡教官章颖记其事刻石。

贰卿周公自强，淳熙辛丑自静江移镇丹阳。有第宅在上饶，将取道过家。未至，前守舍卒正昼闻钲声自宅堂出，亟启钥观之，则声在后堂大恒中，复开柜寻之，则声在地下，久之觉声寢远而灭。后数月，公捐馆。（陈宏甫承务说）

提辖左帑张朝奉逊，四明人。始改秩知常州晋陵县，任满挈家东还，夜泊宜兴驿前。时正暑，张有子年二十许，独与之寝于舡之头仓。是夜月明如昼，四鼓后，婢辈忽若惊魇，哗言暗中若有人手丛杂扞索之状，又闻舡背亦如拿攫之声，张惊起，呼叱，久乃定。即开舡门出立舷边，号召舟子辈，盖疑其盗

也。已乃还寝，则不见其子，呼之不应。明烛索之，无所得。诘舡外人，初未尝见其出。举舟惶骇，扰扰以至天晓，对岸有泊舟者遥谓舟人曰：“我曹夜寝舡背，约四鼓时，忽见彼舡背长大人十数，若有所求索，俄有长臂大手十数出水中，共掙一人入水矣。”乃使人没水求之，得其尸焉。（同年陈子荣宗丞说）

泉司干官陈子永泳，每夜用释氏法诵咒施食，仍爇尊胜咒幡数纸。尝宿铅山驿舍中，夜有妇人立床前，叱之，云：“无恐，我来从官人觅经幡耳。”许之，忽不见。明日祝而烧之，夜复来拜谢而去。（陈宏甫承务说）

平江黄埭张虞部家豪于财，第宅甚宏壮，张为人质直，素不信巫怪之说，每有兴筑，不择时日。尝作一亭，掘地得肉块混然，初无割剥之迹，俗谓太岁神。张不为异，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，竟就基创，且遂名为太岁亭。又尝有客至，呼取衣冠，未有应者，俄而所畜犬首顶其帽束带其背而出。左右骇愕，张徐谓犬曰：“养汝几年，今日始解人意。”就取服之，乃出揖客，客退而犬自毙于庭矣。（王日章承务说）

秀州海盐县渔户杨刺旗，尝寝渔舟，夜梦被人擒去，刺其面为旗，惊寤而面颊犹痛。俄而天晓，亟起就舡舷照之，初无迹，第见鱼虾拥出水面，团结成块。掷网尽得之，中有一物如鼎状，持归刮洗泥垢，则纯金也，因是致富。秀人至今呼为杨刺旗家。（承信郎杨伯详说）

华亭陈之方为泉司属官，未赴任间，故人有任维扬倅者，陈往谒之，留馆厅事之侧。一夕就寝，似梦非梦，见一妇人来言曰：“我城隍夫人也。今城隍当代去，次及公，故来相报。”陈还家而卒。（潘周翰承务说七事）

闽中一士人居华亭，有赵通判者居乌程，约士人为馆客，久未得往，士人偶闲步至狱祠，见一妇人缓行，一仆持一小青盖且挈香合背子从其后，遍诣殿庑拜而焚香，毕事而出。士人随之行数十步，妇人回顾问士人何姓，士人告之，因复问妇人姓氏，则不答，笑以所持扇示之，上有“书念七”三字，士人疑其娼家姓第，但怪无书姓者，未及详语，妇人遽取仆所持铜丝香合以授士人，即前行去。复随之一里许，入一寺中，人迹稠杂，忽失妇人所在。后数日，赵倅遣仆马持书来迎，正二十七日书也。士人异之。既至书馆，每以所得香合爱玩，常置几间。一婢常来书馆视童稚辈，每谛视香合，酷似赵亡妻棺中旧物，人言之。倅取验视信然，因问士人所从得。初犹讳之，扣之再四，乃备言曩日所遇。倅问妇人服饰状貌，乃其亡妻从涂寺中也，悲惋久之，即议举葬。启殡硯棺侧有小窍，仅容指云。

淳熙庚子夏四月，湖州乌程岳祠启黄箬醮会。西殿鸱吻有蛇蟠绕其上，法师叶以十四日夜拜章言于众，曰一二日必有风雷之变。时连日清明，天宇澄廓

，纤云不飞，众以其言不验。至十六日暮夜，浓云郁兴，须臾蔽空，迅雷风烈，雨雹交下，雹大如弹，屋瓦为碎。众皆凜然，移时乃定。灵坛供具幡旗之属，俨然如旧，略无漂濡。乙夜云敛月明，视鸱吻并与蛇皆失所在。翌日访郊外，初无风雹之惊，盖是时飘击之势，止数百步间也。

平江士人王大卞家贫。既卒，其友周逸卿为率平日交游哀金作设冥佛事以荐悼之。翌日，逸卿有故出城，嘱其家谨扃钥。初夜外门轰然自开，若有人直入，连呼“逸卿，大卞专来奉谢”，家人惊遽出视，但门已辟，阒无他睹。

平江潘择可，崇宁五年以舍法贡入京。未至，夜梦衣褐挽车三十辆，其弟端夫衣绿随其后。至政和三年，择可以上舍释褐。后三十年，端夫始就恩科。乃悟挽车三十者，三十载也。

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，忽病疟半年，百药无效。沉顿中，梦黄衣人告云：“汝勿食牛则生，更食则死。”既寤，誓不复食，病亦随愈。

京师有道人姓郑，持一铜铃，终日摇鸣闾闾间，丐钱为食用，余则分惠贫者，号为郑摇铃。宣和末忽迤邐南来维扬，摇铃丐钱如故，夜则寄宿逆旅。久之，谓主人曰：“吾将死，愿以随身衣物悉置信中而焚之。”已而果死，主人如其言，舁棺出城，举者觉渐轻，复闻铃声如在数十步外。俄而铃声渐远，则棺愈轻，若无尸。至焚所，启盖视之，惟一竹杖而已。

吴江檀丘村人陈布袋，业匠氏，其妇家在震泽。淳熙辛丑有故来谒其外姑，将至路，逢相识金大郎者，相揖而过。陈先闻已死月余矣，私怪之，欲至妻家谒其信否。入门拜其外姑，又拜其妻祖，而伏不能起，挟掖已不省人。舁卧榻上，手足拘挛若被执缚状，阅两时顷乃醒。始言路逢金事，方拜欲起时，金忽自外入，直控其颈，则觉昏愤，若有人掙之东去海岸山颠，执问曾见金某日为某事否，对以与金初无干涉，皆不知之。旁有人持文书展视云：“误矣。”即执陈投别一山上，乃自寻路归。自临安由德清，所过街衢人物不异常时，至浔溪距震泽十八里，见岳祠甚雄，面正向北，门外路平阔七八丈，入者纷纷，绝无出者，凡其所识近亡歿者，往往见之。浔溪素无岳庙，心独怪之。既入门，栏楯皆纯铁，有人叱之出曰：“汝未当留。”即由路东还，过市桥后，遇金，露首，有人驱之甚速。陈问何匆猝如此，金且行且应曰：“被急取案追摄对公事耳。”陈徐至家，若过高阜甚峻，有人向后推仆，遂醒。（沈揆省干说二事）

吴江蠡泽村人朱三，有子年十三四，佣于应天寺僧子孚房为行童。淳熙戊戌九月间，孚往近市张湾桥黄家作佛事，朱童立门外，见群儿拾螺蚌水中，往从之。忽见白衣人呼之，与偕行，至塘岸，与坐地上取泥作团，强令吞之，复以泥窒其鼻耳，则昏不知人。俄觉有人殴其背，泥尽脱出，开目见金甲人，令

跨一犬乘之，若南去甚驶，即至其家，犬跃去而朱童仆卧篱落间。家闻呻吟，出视甚惊，莫知所从来，诘之不能语，舁归久之始醒，乃言其事。其家素事真武甚谨，疑其阴护也。

沈蒙老博士初为太学率履斋生，晨起盥頰已，盆水尚温，忽变牡丹花状，枝叶扶疏，蕊萼相承，宛然如画。次年同舍登科者十余人。（蒙老孙樗说四事）

开德府有士人家贮水瓷瓮忽有菌生其腹，隐然而出，植根甚坚，触之不落，数日大如人手，光润烨然，真芝草也。陶器坚滑，非可生物，理莫可诘。

陇州汧源县公宇，一夕堂门已扃锁，忽有妓女数人执乐器游于庭下。令之妻适见之，妓女俱前祷曰：“妾等久为土地祠乐妓，丐为诵法华经回向则可藉以往生。”妻以语令，翌日乃请僧诵经于庙，其夜复见前妓来谢而去。数日，又有如前来祷者，亦为诵经，如是者三。后令君夜独燕坐，忽有鬼物状甚狞怪，前曰：“土地神谢君，妓女无几，即皆令往生，吾且乏使，当移祸君家。”令叱之，遂不见。自后妓女亦无再来祷者，令家亦无恙。

沧州有妇人不食，惟日饮水数杯，年四十五六，而面貌悦怿。人问不食之因，自言幼年母病卧床，家无父兄，日卖果于市，得赢钱数十以养母。值岁歉谷贵艰食，乃仰天祷曰：“今日所获不足以活二人，愿天悯之，使我饮水不饥，庶所得可尽以供母。”遂临井饮一杯，果不饥。自是亦不息食。又数岁而母卒，时不食已三十年矣。

执政府候兵任章，尝因小疾，忽昏愤不知人。越一日乃醒。自言初见二人着公皂，持檄来逮去。如行山野间数十里，入大城门，至一官府，引立庭下。有王者坐殿上问姓名乡里，叱吏云：“误矣！”令引观地狱数处，指示受罪者云：“此皆不忠不孝、昧心害物者。”已而复引出城，若非向来所经。或过市里通衢，见人鬼淆混，有相识者，与语如不闻也。俄出一崖穴，送至其家。入门见身卧榻上，追者先留一人守视其旁，迎语送者曰：“复还耶？吾守之久，馁甚，已食其心半矣，奈何？”恍惚间推仆榻上乃苏。自此疾虽愈，而常怔忡恐悸，或遗亡颠错，若失心状。久之因出行，中途遇一道人瞪目视之曰：“汝心乃失其半也。吾为汝疗之。”令市一牛心，至则道人割取其半，咒祝已，令食之。章顿觉心地安泰，不复惊怯。问道人姓氏，怒曰：“吾牛心道人也，何问为？”不受谢而去。章追逐至稠人间，遂失所在。（右史赵舍人说）

镇江士人（亡其姓名）妻悍妒，买妾不能容，每加凌虐。妾不能堪，屡欲投缳，士人忧之。有干之金陵，丁宁恳谕其妻而行。去家才两日，忽中夜闻枕前切切之声，不见其形，自言即其妾，引决死矣，恳求为诵经追修。士人大忧恐，亟遣仆归为其区处。暨仆还，得家信，则妾故无恙。鬼复夜至，士人诘其

妄，欲奏章治之。鬼哀祈：“实非妾，因公忧虑之切故假此以觐荐拔，自此不敢复出，幸勿见治。但今业已至此，不能独回，须且相随以俟公归。”许之。自此悄然。士人干毕将还，约亲故十人同游钟山。士人先至，憩僧房以俟。忽复闻鬼语，士人方怒叱之，乃云：“非敢为厉，有少事奉报，其九客皆已至山下，其间第几人乘骡，第几人骑白马，此二人它日贵人也。”问何以知之，曰：“二人所遇鬼物皆避道，余则不然。”二人者，叶审言枢密其一也，时方为小官云。

绍兴甲寅七月十四日，吴县光福雅宜山一村夫，以事私恨其母，遂萌梟獍之心，怀刃挈榼，与母同之近村看亲。中路，请母藉草饮，意欲乘醉行逆。时天晴霁，俄有黑云骤起，大震一声，击其子殒道旁。母初不知，而怪其衣中怀刃，有知其谋者，始以告焉。又长洲县北原村农夫谢三二不敬其母，动有悖言。乾道庚寅夏五月，雨霁，欲放田水，詈母而出，才至田所，大雷震死。（范公懋德老承务说九事）

绍兴五年六月大雷电，无锡苏村一民家所用斗秤尽挂于门外大树之抄，行人皆见之。盖其家每轻重其手也。

绍兴三年癸丑八月五日，平江长洲县地震，自西北方来，树林皆摇动。父老云：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尝如此。又绍兴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清明，大雪盈尺。

熙宁间有人授泗州盱眙令，自陈乞改名雍观。时王荆公当国，怪其名无义理，因问改名之故，对云：“梦中神告如此，固亦自不晓其义。”后其人之官，一日自城还邑，从吏卒行，过浮桥，忽大风骤起，鼓其衣裾尽没淮水。已而从者拯救皆免，独不得令。事闻朝廷，荆公曰：“向见此人无故改名，且疑雍观二字或有出处。因阅山海经，方知其为水官之名，固虑其有水厄，今果然。”其后县僚或梦雍观从甚盛，往来淮岸，疑其死为水官也。

常熟县东北百余里，地名涂松，有姓陆人业屠。隆兴初繫一牛，始下刃，牛极力索绝，负刃而逃。陆追之数里相及，牛反顾，以角触陆腹，穿肠溃而死。

钱仲耕郎中佃任江西漕按部，晚宿村落，梦青衣数百哀鸣乞命。明日适见鬻田鸡者，感梦买放，倾笼出之，其数与梦无差。

常熟县湖南村富人王翊烹一鹅，已去毛入釜，鹅忽鸣。家人走报诮，不之异，熟而食之。后数日疽发于背，病甚，顾家人云：“前有二吏追我，且与茶，令先去。”越二日，又云：“官逮我急，势须一往。”问追者限在何日，复自应曰：“明日。”翌旦果殁。

卷三

淳熙庚子辛丑岁，平江比年大旱。常熟县虞山北葛市村有农夫姓过，种田六十亩，岁常丰熟。过觐例免秋赋，亦伪以旱伤闻，官果得免输，自以得计。明年壬寅夏，飞蝗骤至，首集过田，禾稂皆尽，而邻比接壤之田，蝗过不食。又有二农家，不得其姓，畝亩东西相接。东家淳朴守分，西则狡桀暴狠，淳朴之家常苦之。是年蝗至，尽集西家之田，而不入东界。西农怪之，夜以布囊贮蝗移置东田，有报东家农，弗之较，但祝云：‘果有神明，蝗当自去。’明日蝗复飞集西家，东田无伤焉。

常州一村媪老而盲，家惟一子一妇。妇一日方炊未熟，而其子呼之田所。妇嘱姑为毕其炊，媪盲无所睹，饭成扞器贮之，误得溺器。妇归不敢言，先取其当中洁者食姑，次以馈夫，其亲器具恶者乃以自食。良久天忽昼暝，覩面不相睹，其妇暗中若为人摄去。俄顷开明，身乃在近舍林中，怀掖间得小布囊，贮米三四升，适足给朝晡。明旦视囊，米复如故，宝之至今。予始闻此事，窃谓昼暝得米，或孝感所致，如郭巨得金之类。至谓囊米旦旦常盈，则颇近迂诞。然范德老为人诚恇，必不妄传，而村妇一节如此，亦可尚也，故录以为劝云。

常倅陈森按视北使，宿顿至属县无锡，暴得疾。其子充弃兄弟自城拿舟迎候，解维已昏暮，时夜暗，舟中明烛，充忧懣不能寐。舟有偕行者炙肉饮酒，三鼓后忽有物状如猕猴，自水中跃登，船舳偏重且没。舟人惶遽叱之，其物索肉，亟掷与之，乃没。（魏掞上告说三事）

宜兴陈宰冕，有干过宿富阳客邸中。夜灯暗且灭，见壁间有人影，举动若傀儡状。陈惊惧，掷枕抵壁。邸主问知其故，推门为明其灯乃已。明日询之，乃一弄傀儡人客死其室方数日也。

盐官马大夫中行，妻悍妒，一婢免乳，即沉其子，杂糠谷为粥，乘热以食，婢竟以血癖而殁，乃取死子同坎瘞之。后数年妻为厉所凭，自言坐血池中，受无量苦，上诉于天，今当偕诣阴府。其家祷之，且许以诵经饭僧，皆不从，且云：“主母今亦数尽，故我得相近。”又云马在世仅有三年之寿。妻竟死。传此事时马尚存。

盛大监勋，绍兴初知襄阳，单骑之官。府治有一楼，为公退燕息之所。勋常独居楼上，屏左右，命一老兵守其下。卧榻之前置大浴斛，取汉江水满注其中，日易新水。老兵久而疑之，乘勋昼寝，登梯隙壁窃视，乃见一大鲤鱼，金鳞赭鬣游泳斛中，如觉有窥者，注目壁隙，凝然久之。老兵惊惧趋下。自是彻去斛，不复取水。（岳州张佐才承务说。）

米元章知无为军，喜神怪，每雨旻致祷，则设宴席于城隍祠，东向坐神像

之侧，举酒若相献酬，往往获应。每得时新茶果之属，辄分以馈神，令典客声喏传言以致之。间有得缗钱于香案之侧，若神以劳送者。尝晨兴呼樵门鼓吏，问夜来三更不闻鼓声，吏惶恐，言中夜有巨白蛇缠绕其鼓，故不敢近。米额之，叱吏去，不复问。故郡人皆疑其蟒精，至今父老犹传道之。

刘知常，襄阳人。其兄为襄阳县之胥魁。知常始生，皓首赭面，里俗谓之社公儿。年十四五，随闾里出游万山。俄独行迷路，望远峰之颠有光景，趋即之，见一道士，坐磐石上，诉以迷路之状，且告之饥。道士袖出一物饵之，顿觉果然。道士指以归路，且约明日复会此。知常既归，一宿而皓首变黑，面皙如玉。如期而往，道士已在，遂授金丹之诀，且告之曰：‘吾桐柏真人。若归，他日苟欲见我，一念及我即至。’遂辞归。自是脱然有遗去尘世之志，以母老，不能违侍侧，乃于所居之旁辟草庐以居。时人谓之草庵居士，而真人常降其室。崇观间，徽宗闻其名，诏蕊珠殿侍宸往襄阳寻访，知常与偕至京师。见于内殿，验其方术，知常取盐数斛在地上，疏为畦畛，每畦相去数寸为一窍，取药置窍中，有顷悉成金莲子。又取故败铁器钱镞之类以药点化，皆成黄金。上神其术，赐以金冠象简、绯袍皂褙，号丹华处士，眎朝散大夫，以其所作黄金为金宝轮，颁藏天下神霄宫。知常又自作金合数百贮所炼丹，分遗公卿。太师蔡元长京学赠之诗，有“万镒黄金手化铁，五色彩云神授丹”之句，盖记其实也。（无为胡知县说）

和州兵火前，尝新建兵官廨舍，既成，兵官者挈妻孥入居之。翌日日晏而门不启，兵级辈怪之，呼门不应，乃毁壁以入，而室之户扃，复毁而入，乃见布席于地，杯盘肴核狼藉其上，而兵官与其妻孥数人，皆踣其旁死矣。众甚骇惧，即以闻府，乃掘其处，深数尺，得二长石，发其下，各有二骸。疑其滞魄之为怪也。

无为军城内有秀溪者，初名锦绣溪。始未有城，溪水与外通，中有珠蚌，入水者足或履之，其大如席，旋即失之，盖亦灵异。或夜傍水际，启壳吐其光，明皎如月，照地数丈。秀之名，盖取川媚之义也。其后筑城，绝不通外，珠遂不知所在。

泉州政陈洪进所据也。州之便厅，至今郡守不敢登。厅阶常有剑影，极分明，障之不能掩，削之不能去，郡人神而畏之。屋今敝甚，而不敢葺。近城法石寺，洪进墓在焉。旁有小冢，则其女之殡也。女年及笄，未嫁而死，时或形见，遇者辄死。有连江尉龚遂良游寺中，夜见之翌日与人言：“吾体中大觉不佳，且嘱后事。”肩舆亟送至家而殁。又士人王宗衡因至寺中，偶便旋于墓侧，即得心疾，狂易不知人，逾年乃愈。（李顾言朝奉说二事）

治平丁未岁，漳州地震，裂长数十丈，阔丈余，有狗自中走出，视其底皆

林木，枝叶蔚然。

泉州永春县毗湖村民苏二十一郎为行商，死于外，同辈以烬骨还其家。苏之神随至，语言如婴儿，或见其形，亦能预言人休咎。有亲旧往视者，苏辄令其妻具饮饌待之，酒肴皆不索自至。其神每来，率以黎明时，先远闻空中击钲声渐近，既至，如风雨然，自檐楹间而入。村人敬而畏之，相与立庙祀焉，至今犹存。（黄童朝散说）

翟公逊大参汝文镇会稽，岁尝大旱，于便坐供张，命典谒者迎释迦佛及龙王像，与府丞同席，而自坐西向，盛具，乞雨于二像。明日，大雨霏霏。临街有楼，怪不可居，民因作神像于楼上，事之甚谨，莫敢正视。公逊过之，有瓦砾自楼飞掷，正中帽檐。公逊大怒，驻车召戎官撤去神像，毁其楼为酒肆。一日出游，闻路旁民舍聚哭，问之，曰：“家有妇为鬼所凭，召僧道作法治之，莫能已。”公逊曰：“审如是，胡不投牒讼于府？”民勉从之，明日状其事诉焉。公逊大书曰：“送城隍庙依法施行。”令民赍诣庙，以楮镪焚之，且嘱曰：“三日鬼不去可来告。”至次日中夜，民家觉大旋风绕舍，屋瓦皆飞，病妇忽自床起，颠倒踉跄投门而出。家人追及门外，共执持之，移时乃苏，云：“初见有人持牒来，云城隍追汝，遂随之出。皆不省其他也。”自此遂愈。公逊罢镇归，渡钱塘。潮未当应。公逊祷而请之，须臾潮至。其异事皆此类。而性资诙诡，居于常州，建大第，市瓦数十万。公逊取视之，嫌有布纹，曰：“吾方奉亲居此，岂可置布纹于头上耶？”以巨槌一时击碎。陶者请曰：“即不用布，无以藉坯。”公逊命取罗数十匹给之。（郑咸平老奉议说）

光州定城主簿富某，秩满挈家还乡，道经合肥，与其帅有旧，留连数日，馆于佛寺。一夕既寝，闻箱篋中切切有声，疑其鼠也，明旦发视，中有金钗数只，皆寸截之，别篋贮罗縠甚多，皆细剪如簪纹。富大惊异，出对寺僧说之。僧曰：“是何愚鬼，此寺素未有怪也。”言讫，僧所取三衣皆已剪如缕縠矣。明日谒帅，作于客次，复举其事，且云：“所将匹帛悉坏，惟衣服幸全尔。”低视其衣，已剪如前。富大惧，亟辞而去。后亦无它。（无为进士李记言说）

明州育王塔灵感甚多。魏丞相南夫母秦国太夫人祥除，饭僧寺中。丞相夫人庆国姜氏然香于臂，有高丽僧适在其间，咨嗟赞异。俄丞相之犹子鲤门指塔级间有佛现，丞相随所指视之，良信。众皆争睹，悉见佛像而各不同，或见金像、铁像，或肉色相，或见半身，或惟见头髻，或惟见面，观者骇异。丞相乃于诸像中询众目所同见多者，命工图之。

程迥者，伊川之后。绍兴八年来居临安之后洋街。门临通衢，垂帘为蔽。一日，有物如燕，瞥然自外飞入，径著于堂壁。家人就视，乃一美妇，仅长五

六寸，而形体皆具，容服甚丽，见人殊不惊，小声历历可辨。自言：“我玉真娘子也。偶至此，非为祸祟，苟能事我，亦甚善。”其家乃就壁为小龕，香火奉之，颇能预言，休咎皆验。好事者争往求观，入输百钱乃为启龕，至者络绎，小阜程氏矣。如是期年，忽复飞去，不知所在。

士人李璋妻徐氏，美艳而性静默，居常外户不窥，惟暮夜独行后圃。璋初不以为异，但每自后归，则口吻间若咀嚼物。他日密随覘之，则徐氏入一竹丛间，俯而扞地若有所索，归仍咀嚼。夜于枕边摸得一白石子，但视皆有齿痕若啮残然。已而视其箱中齿痕之石甚多，始怪而诘之，终隐不言。始徐氏甚妒，自齿石之后，遂不复妒，更为宽容，璋寝婢子别榻，皆纵不问。如是累年，乃病卒。

四明人郑邦杰以泛海贸迁为业，往来高丽、日本。一夕舟行闻铙鼓声自远而至，既而渐近，则见一舟甚长，旌旗闪烁，两舷坐数十百人，呼啸鼓棹，疾进渐近，若畏人，舟径没水半里所复出，鼓棹如前。舟师云此谓鬼划舡，盖前后溺死者所为，见之者不利。邦杰乃还。

张翬初为福州安南县丞郡，有指使张悦，以州檄到县，颇傲慢不逊，翬心衔之。后知福州，而悦为本路巡辖马递，至州上谒，翬踞坐厅事，引悦廷参。悦甚不堪，诵语纷坛，翬命廷卒加捶。时韩王世忠驻建州，翬即械送之，申牒诉言悦常私悦田路分之女，强逼与乱。韩王大怒，斩悦于军门。翬后知袁州，日坐书室，忽如中恶，仆地不醒人。左右扶掖进汤药以少苏，乃亟命取朝服来。家人问之，答曰：“适见张巡辖来，便相摔拽，今须与同往辨理。”言訖而卒。（从义郎吕仲权说二事）

绍兴初，福建寇乱，贼魁曰张义、张万全、叶百三，凶焰颇盛。提刑李稷臣谕降之。二张潜叶于稷臣，且言初无降意，将复为变。稷臣信之，乃植大柱于通衢，取叶以铁索锁缚于柱，炽炭围绕，醢和五辛饮之，备极楚毒，稷臣躬临视之，叶大呼曰：“我已就降，何罪至此？”体皆焦烂乃死。自是稷臣每独坐，时见叶在侧，大恶之。后三年，稷臣遍体生疮痕，状如火灼，痛不可忍，竟卒。

王圣图，元城先生之外舅也。未第前，尝梦被命除给事。以有笈榜来议姻者，视其家世，惟题四字曰灵泽夫人。明年登上第，晚年得知潞州，吏白典祠当谒者，而灵泽夫人在其数。圣图恍然，甚惊异之。期年，以给事召。圣图私念前梦，忽忽不乐，不复理装为行计。一日，过灵泽庙阙门，状甚惶遽，人问其故，曰：“此夜连梦。”遂卒。

元城先生幼子景道。元城在贬所，尝昼寝，梦一道士来谒，顷之得家书，报其内子生男，而诞辰即梦道士日也。先生异之。俄还自贬所，视所生男

，状貌宛然梦中所见也，故名之曰景道，钟爱之异于它子。暨元城再贬岭外，景道生九年矣，忽得疾，卒于家。元城闻之，悲悼不能自胜，南海道士有异术，元城命醮以致其魂，景道果见形于位，谓元城曰：“我昔为道士，公为淄青节度，因射误中吾臂，出血四合而死。今以抚育之恩，犹当偿其半。”元城于是为刺臂血书般若心经以荐之。

汴河岸有卖粥姬，日以所得钱置铍筒中，暮则数而缗之。间得楮镪二，惊疑其鬼也，自是每日如之。乃密自物色买粥者，有一妇人青衫素襦裆，日以二钱市粥，风雨不渝。乃别贮其钱，乃暮视之，宛然楮镪也。密随所往，则北去一里所，阒无人境，妇人辄四顾，入丛薄间而灭。如是者一年。忽妇人来谓姬曰：“我久寄寓比邻，今良人见迎，将别姬去矣。”姬问其故，曰：“吾固欲言，有以属姬。我李大夫妾也，舟行赴官，至此死

于蓐间，蒿葬而去。我既掩圹，而子随生，我死无乳，故日市粥以活之，今已期岁。李今来发丛，若闻儿啼，必惊怪恐，遂不举此子。乞姬为道其故，俾取儿善视之。”以金钗为赠而别。俄有大舟抵岸，问之，则李大夫也。径往发丛，姬因随之，举柩而儿果啼。李大夫骇惧，因为言且取钗示之。李谛视，信亡妾之物，乃发棺取儿养之。（李知县明仲说）

王陔字希武，参政絢之子，有第宅在平江之昆山。陔居家艰，独处于厅事之侧，其家婢妾颇众，夜则扃锁堂门而寝。一夕，有老乳婢梦中若惊魔，其声初甚微，叫呼不醒者久之。婢辈惊起，就榻视之，则无见矣。举家惊骇，明烛四索，无所得，乃开扃遍索于外，得之西圃池亭之侧，坐以胡床，而耳目鼻口悉为泥塞，急扶掖洗剔去之，则已昏然不知人类。舁归灌沃汤药，移时竟死。其宅墙垣四周而中门扃锁，则不通内外，不知何从而出也。时传其地基故漏泽园也。

宣政间河决，湍流横溃，不复可塞。有河清卒牢吉，往来坏堰之旁，相视塞河之策。忽闻有呼其姓名者，至于三四，亲比近阒无人，寻呼声出葭苇间，迫视乃一大虾蟆，蹲高如人。异而拜之，蟆问：“尔数往来何为者？”对以河决不可塞之状。蟆即吐一物，举蹠承之，状如生离支。以与吉曰：“吞此可没水七日，即能穷堰决之源。或有所睹，切勿惊也。”且授以沉置茭捷之法，云：“堰成须庙以镇之。”吉拜谢，忽失蟆所在。自此遂善没水，深行河底，见决处下有龙方熟寐。出如蟆所教，河决迄，塞而建庙焉。（李知县昭明仲说）

许式字叔矜，赴调京师，归行由汴，岸舟有呼许侍郎者，直诣式舟。式曰：“误矣，某小官也。”其人笑曰：“君即是矣。某与君有先契，闻君将归，故欲一见。”因探怀出物一裘曰：“以此赠行，异日得十四岁女子乳，即可

饵也。”许大讶且奇之，徐发裘，得白石数块，坚莹可爱，因緘藏之。是后凡历数任，得倅博州。一日行县还，太守谓曰：“近一事异甚，民家一小女不夫而孕，父母弗能堪，今在禁矣，而情未得也。”许曰：“其年几何？”曰：“十四岁矣。”许急记曩事，特诘问之。女子涕泣曰：“实无它，但一日尝浣衣溪旁，南岸忽有人呼某小字者，误应之，乃一道者，熟视都无一语，径去。方应声间，忽若有感，自尔成孕，初不知其所自也。”许因访道者容状衣服，即汴岸所见者也。大神其事，令人谨养视女子，及产子取乳，以磨所藏之石，应手如膏，因即饵之，经月饵尽，乳即止而子死。召其父母，告以实而释之。其后果登禁从，享年八十，容色童润，如少壮时云。（乡人蔡津退若说）

卷四

姚大夫安礼尝暮宿驿舍，仆辈各已休寝。时夏夜盛热不得寐，独起散步屏后，闻庭下簌簌有声，隙屏窥之，正见一叟皤然，素衣顶冠，长才尺许，策杖缓行，仰自视月，以手加额。姚初意其神物，屏息不敢惊。俄一蜚螂飞过其前，叟即举杖一击堕地，俯拾裂食之。姚乃拔剑逐之，转过厅侧廊庑后，走入郁栖而灭。插剑识之，明旦命仆发视，得一白猬甚大，旁有故铁托火箸各一，盖其冠杖也，乃杀之。驿舍旧多怪，自此遂绝。（陈襄仲谟说二事）

张无尽之子龙图公，家于义兴郭外。有故遣仆入邑，舟行数里，日将没，见一妇人行岸上，手挈油罍，迎舟而过。仆熟视，即家故婢招喜也，名呼之不应，去愈疾，停舟追及之，方悟其已死。因问：“尔今安在？”妇人远指岸侧一古木曰：“吾居是间。”复问：“须油安用？”曰：“吾遍体创裂，借此膏润，则痛少差耳。”且谓仆：“郭门外精舍老僧，戒行严洁，惟日诵金光明经，为吾求诵十部，以资冥福，当即往生。”仆如其言访僧诵经，还过其处，击木呼之，俄有白衣叟出木穴中，曰：“招喜得经，已受生矣。烦再为吾诵十部。”仆方问其何人，忽不复见。他日复访僧诵经，但以木中老人回向云。

宋左藏睨尝言：家故漳州，有第宅园圃。墙角有古冢，因治地，发之得一石志，题曰郡守李公之墓。垒石为藏，棺中朽骨一具，无它物，而棺之侧，斫石为乳婢抱哺一婴儿。不知其何为也。

士人李武锡尝得疾，惟脊骨间痛不可忍，百药攻治不效，若此数十年。后因改葬其父，易棺迁其骸，脊骨节间有大白虫，乃拨去之，自此脊痛顿愈。

（吴大任承务说）

宗室赵伯瑄居明州小溪，游侠尚气，建第宅甚雄。尝暮行溪滨，见有物自其宅门出，乃一熏笼，自行蹒跚勃窣，徐过其前。惊顾之间，乃疾行入水而没。俄而伯瑄死。（张汉卿省幹说）

常州华严寺僧道良，为知库数年，多所干没。忽卧病危惙，长老道素夜梦良来云：“且往近住养疾去。”逮晓则报良已卒。俄近庄报牛夜产犊而病一目，良素眇，皆惊讶。他日道素按视近庄，取犊视之，见素泪下。素谓曰：“汝知库耶？业报如此，当随吾还寺，曳础作面供众，以偿宿负。”犊即随肩輿以行，不待驱逐。既至寺，日作面两石。有常课主者窃增其数，犊至常课即止，驱之竟不行。或呼知库良公抚劳之，则泪下。有僮

行斥良名骂之曰：“盗常住贼”，则怒目奔触，人力不能制。素令日以僧食，啖之酸馐，至顿食五十枚。僧从简言亲见其事。

绍兴辛未岁四明有巨商泛海行，十余日，抵一山下。连日风涛，不能前。商登岸闲步，绝无居人，一径极高峻。乃攀蹶而登，至绝顶有梵宫焉。彩碧轮奂，金书榜额，字不可识。商人游其间，阒然无人，惟丈室一僧独坐禅榻，商前作礼，僧起接坐。商曰：“舟久阻风，欲饭僧五百，以祈福佑。”僧曰：“诺。”期以明日。商乃还舟，如期造焉，僧堂之履已满矣，盖不知其所从来也。斋毕，僧引入小轩，焚香瀹茗，视窗外竹数个，干叶如丹。商坚求一二竿，曰：“欲持归中国，为伟异之观。”僧自起斩一根与之。商持还，即得便风，就舟口裁其竹为杖，每以刀楔削，辄随刃有光，益异之。前至一国，偶携其杖登岸，有老叟见之惊曰：“君何自得之？请易箴珠。”商贪其赂而与焉。叟曰：“君亲至普陀落伽山，此观音坐后旃檀林紫竹也。”商始惊悔，归舟中，取削叶余札宝藏之。有久病医药无效者，取札煎汤饮之辄愈。（陈仲谟知录说）

程泳之沂为平江昆山宰，秩满，其弟钜为府监仓，乃携其家就居焉。一日，泳之方与妻对食，忽有髑髅自空堕几案间，举家骇愕。泳之为祭文而埋之。不数日，泳之妻病，日浸加剧，一夕为鬼所凭，下语云：“我李贯也。尔先为吾妻，酷妒特甚，三婢怀妊，皆手杀之。今使吾无后，职汝之由。吾既死，资财且多，曾不为吾广作佛事，以伸荐悼，乃尽奄有为再嫁资。吾已讼于阴府，不汝置也。”妻遂冥然。有道士善治鬼，使视之，道士取幅纸密咒展示童子，童子怖曰：“正见一庭下有人，袍笏而立，旁有三妇人，皆被发流血，庭中摔一妇人鞭之甚楚。”程视之果然，遭鞭者乃其妻也。道士曰：“此已为阴府所逮，疾不可为也。”程恳祈徒欲其少苏而诀，道士复作法书篆文焚之，童子复视，则曰：“鞭者已停捶矣。”程亟入视其妻，果渐苏醒，能言，问之，乃言前嫁为李贯妻，实尝杀婢，故为所诉。乃嘱程集篋中某物，皆贯故物也，可货以饭僧。已而竟卒。（陈监仓钜说。）

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，忽有女子夜入其室，询其所从来，辄云所居在近。诘其姓氏 即不答，且云：“相慕而来，何乃见疑？”士人惑之。自此比

夜而至，第诘之终不言。居月余，士人复诘之，女子乃曰：“方将自陈，君宜勿讶。我实非人，然亦非鬼也。乃数政前郡倅马公之第几女，小字绚娘，死于公廨，丛涂于此，即君所居之邻空室是也。然将还生，得接燕寝之久，今体已苏矣。君可具斤锬，夜密发棺，我自于中相助。然棺既开，则不复能施力矣。当懵然如熟寐，君但逼耳连呼我小字及行第，当微开目，即拥致卧榻，饮之醇酒，放令安寝，既寤即复生矣。君能相从，再生之日，君之赐也，誓终身奉箕帚。”士人如其言，果再生，且曰：“此不可居矣。”脱金握臂，俾士人办装，与俱遁去，转徙湖湘间，数年生二子。其后马倅来衢迁葬此女，视殡有损，棺空无物，大惊闻官，尽逮寺僧鞠之，莫知所以。马亦疑若为盗发取金帛，则不应失其尸。有一僧默念数岁前士人邻居，久之不告而去。物色访之，得之湖湘间。士人先孑然，复疑其有妻子，问其所娶，则云马氏女也。因逮士人问得妻之由。女曰：“可并以我书寄父，业已委身从人，惟父母勿念。”父得书，真其亡女笔札，遣老仆往视，女出与语，问家人良苦，无一遗误。士人略述本末，而隐其发棺一事。马亦恶其涉怪，不复终诘，亦忌见其女，第遣人问劳之而已。（卢县丞连德广说二事）

待制卢知原，知某州日，有军卒妻生子，未周岁而死。既殡葬，辄夜归乳其子，卒与语，则不应。复谓之曰：“死生异路，生儿饮亡者乳，恐不相益。”亦不应。如是比夜而至，卒惧且疑，曰：“是未必果亡妻，或鬼物所为，不去必害此儿。”乃密置刃席下，是夜复至，举刃逆之，应手而灭。明旦卒卧未起，有扣门者，出应，乃捕吏，即执之曰：“尔杀人。”视血踪自藏寻之，直至妻墓，有尸伏于冢上，其腰被刃，流血而踣。卒辞实不杀人，视尸状貌衣服，宛然亡妻也。因自述其事，邻里为证妻实病死，葬且多日。乃发冢验之，棺空无物。待制之子连亲为予言，且云“此狱适当卢公罢州之际，竟不知后政何以决之？”

苏州昆山慧聚寺僧如远，善医，多受谢遗致富，而不守戒律。一日遇寒食节，邑人陈监仓裹作裹蒸百枚，分半馈之，远发器食解包，尽成泥块。俄而远卒。（陈仲谔说）

蜀道多山鬼，有小吏远迓宪车，同徒数人，日将暮，见道旁一妇人，携汲器立溪侧。小吏就丐饮，且挑狎之。妇人初无难色，谈笑而道之。吏引手扪其胸臆间，皆青毛，长数寸，冷如冰。吏惊呼而走，妇人大笑，挈汲器徐步而去。（李仲明云司马端行说）

辛未赵榜有进士鲁璫，省试纳卷毕，将出门，偶思省题诗误押旁韵，仓皇反走，五幕求之。时卷轴混淆山积，人语喧哄，决谓不可检寻，叹恨忧沮。适一老吏问其故，曰：“吾能为公取之。”璫赂镪二十千，吏即入幕于乱

卷中，一探得之，以授璫，乃涂窜其误。吏嘱曰：“谢镗幸为送吴山坊某人家，即我家也。”璫喜谢而去。越三日，往访其家，则云某人者，故太常吏人，死已旬日矣。询其状貌，正贡院所见者也。璫惊错，因语其故，且感其德，以镗付其家，已而登第。

建炎间，泉州有人泛海，值恶风漂至一岛。其徒数人登岸，但见花草甚芳美，初无路径。行入一大林，有溪限其前，水石清浅。众皆揭涉，得一径，入大山谷间。俄见长人数十，身皆丈余，耳垂至腹，即前擒数人者，每两手各挈一人，提携而去，至山谷深处，举大铁笼罩之。长人常一人看守，倦即卧石上，卷其耳为枕焉。时揭罩取一人，褫去其衣，众共裂食之。内一人窃于罩下抔土为窟，每守者睡熟，即极力掘之，穴透得

逸。走至海边，值番舶得还。言其事，莫知其何所也。（武康郑丞咸平老说）

湖州武康监税周光，以职事被檄入府，馆于一寺之僧堂。每夜常见圣僧像前，鼠盗其供物果实之类，入于像座之下。一日，乘间于座下寻之，则鼠乃聚故碎经纸为窠，内有新生鼠四枚，皆无足，宛转瞅瞅然。盖毁经盗果之报也。

昆山慧聚寺山岩中有开山响大师石像，前有二石虎，一夕忽失其一。他日有人见于常熟虞山中。石重，非可仓卒徙置，盖岁久能为怪耳。

金陵舟梢李某者，其妻言，有一姊平日惟诵金刚经，死十余年。近其夫家欲火其骨，启殡朽化都尽，惟其肝心宛然独存于白骨间，略无损败。既火化，意坚如腊然。盖诵经之验也。

建炎间，术者周生观人书字分配笔画以知休咎。车驾自明驻杭时，虜骑惊扰之余，人心危疑。执政戏呼周生，偶书杭字示之。周曰：“惧有警报，虜骑将逼。”乃拆其字，以右边一点配木为术，下即为兀。不旬日，果传兀术南侵。赵相、秦枢庙谟不协，各欲引退。二公各书退字示之，周曰：“赵公即去，秦必留。日者君象，赵书退字，人去日远，秦书人字密附日下，日字左笔下连，而人字左笔斜贯之，踪迹固矣。欲退得乎？”既而皆验。

吉州民家有画入定观音像，供事谨甚。一日，像忽开目。其家初疑儿童为戏，明日视之，复闭如初，方大惊异。后数日，其家一仆忽自经于佛堂。（黄知县童士季说。）

绍兴壬午岁，海陵有货药者，牵一牛，臂陞间生一人面，耳目口鼻皆具，分出一人手，如婴儿臂。外兄胡元常亲见之。

峡江水中有物，头似狻猊而无足，自颈以下扁阔如匹练，粘涎如胶，喜食马。土人谓之马皮婆。有浴马于江者，辄伺无人，揭举其尾覆冒马背腹

间，曳之入水。土人或系马于岸，其物掷尾冒之，马系不得去，而其物胶不得脱，则捕而杀之。（李昭明仲说。）

章思文，福唐人，家坦贫窶，思文以钩距心计致富。初一武臣（忘其姓名），监秀州华亭县盐场，赃污不法，多受亭户贿赂，任思文以为肘臂，约所得中分之。武臣者以方在任，欲匿其迹，故受赂多奇思文所，言之不疑也。秩满受代，乃从而取之，思文尽干没不与。武臣者不胜愤恨，致疾以死。思文暮年始生一子，钟爱之，而其子幼则多病，治疗之费竭产不恤。年六七岁竟死，思文恻悼，恨不身代之也。盖棺之际，痛不能舍，复举面幂抚之，则其子面已变如向武臣之状，盛怒勃然，惧而亟瘞之。（赵谦之司户说。）

成都杨道人，本坊正也，素嗜酒无行，遭杖罚者屡矣。尝于市肆遇异人，风采秀耸，杨曰与之饮，凡日所得悉为饮费。久之，异人曰：“能从我游乎？然子有妻子之累，如何？”杨曰：“弃此直差易耳。”归则手书与妻诀，仍寻配嫁之，一子数岁，以予人。他日，复遇异人则曰：“累已遣矣。”因自述其详。异人曰：“诚然乎？当随我所之。”杨敬诺从之，复痛饮酒垆，日暮乃相将出城。是夜月明如昼，异人前行，相去常百步。初如行十余里，乃下路望大山林蔚茂处，渐行草莽中，又数里，杨觉履地甚湿，继而水没足，乃大声呼曰：“迷路入水矣！”异人曰：“第前无苦也。”杨复前行，水浸深。又行一二里，则没膝及股，而异人前行无异平地也。乃解衣深涉，水及腹。俄及胸臆，杨犹进不已，则水已承颐，乃复大呼，以水深不可进。异人喟曰：“惜哉，子未可往也！”恍惚间如梦觉，乃身在城濠桥上，异人亦在其旁。即于桥下取一小铁铛，及于腰间解一皮篋，赠之曰：“子缘未至。”乃长揖而去。追之数百步，忽不见。杨自是发狂，乍悲乍喜，语言无伦，如病心人，往往预言人休咎，学道者从之浸多。每月八日，辄施贫丐者，自府治之前分坐通衢两边，直抵城门，杨以铛煮粥，令其徒舁以自随，躬以杓盛粥给丐者，仍于皮篋中取钱与之，人二十文。丐者率数百人，而所给常足。李修撰任四川都漕，治所在成都，常邀相见敬待之。子弟辈与之狎，或戏匿其篋，杨索之不得而去。度明当施贫，乃来求取甚力，既得，即欣然置腰间，以手抚之，钱已满矣。身衣敝衲，或赠以新衣，即服之，顾视喜笑，仍收其故衲。或求之不与，明日视之，敝衲如故，新衣随即施于贫者尽矣。一日谒李，时方独坐后圃之舫斋，杨视左古无人，曰：“吾饷使君一物。”即作呕哕之状，鼻涕涎沫交下，吐出一物，以掌承之，明彻如冰玉，命李吞之。李有难色，迟疑间，杨即复自吞之，跳入斋前池水中，大呼杀人数声。李命左右扶去。不数月而李卒。又有寇先生者，有道之士，李亦招接之。一日，寇自山居诣城谒李，适出赴府会，子弟请坐书室。寇忽问曰：“运使每出赴公会，宅厨亦破食料否？”子弟曰：“然。

”寇曰：“某来特报一事：近至冥府，视运使食簿无几，宜极裁节。”子弟初不之信，未几而李果卒。二事殿撰之孙明仲亲为予言。又云是时复有席子先生者，不知其何许人，亦莫详其姓氏，蓬头垢面，以一席裹身，伏于官道之侧。以食与之，即伸首取食必尽，数日不与食，亦不饥。所处不复移徙，未常见其溲便。盖亦异人也。（李明仲言四事）

宣和间，沂密有优人，持二子，号曰胡孩儿，年各六七岁，童首而长鬣，所至观者如堵。自云其妇孪生，此二儿生而有髭。亦不知优人所自来，后失所在。寻而胡丑乱华 盖人妖也。

逆亮末年，自制尖靴，头极长锐，云便于取蹬，而足指所不及，谓之不到头。又为短鞭，仅存其半，谓之没下鞘。其后渝盟犯顺，果为其下所戕，死于江上。

卷五

李尚书惊居密州城东都曹之旧廨，素传多怪，空不敢居。李初得之，未徙居间，一日有鬻冠珥者过其后门，见数妇人各买冠珥以入。鬻者意李之后房，待其取直，久立门侧，阖不复出。转至大门询之，则扃鐍甚严，见守舍卒告之故，卒曰：“空宅耳。”乃与启关入视，则冠珥之属或列置灶上，或悬挂壁间。李既入居，一夕独坐书室，张灯观书，令满注膏油，婢仆各休寝。夜分，灯缸忽无故自坠，覆书册上。李亟呼烛视之，缸正安几上，油膏如故，无涓滴沾污。乳母携小儿戏，便坐阶侧，有竹斋满贮石灰，小儿至箒所大惊呼，乳母走从之，云适见一小人立灰中，面甚丑怪。他日视土地祠中木偶，小儿指曰：“此即前日灰中所见也。”李后修治其屋，开通屏障，撤屋瓦改覆，每瓦沟下置细书天童神咒一轴以厌之，怪不复见。

李通判者，忘其名。一女既笄，遴择佳婿，久未有可意者。一日，有陈察推者通谒，与李有旧，叙话甚款，困言近丧偶，且及期矣，言及歔歔流涕。且言家有二女，皆已及嫁，思念逝者，悲不自胜。李女自青琐间窥之，窃谓侍婢曰：“是人笃于情义，如此决非轻薄者，得为之配者，亦幸矣。”因再三询其姓氏，每言辄及之。陈时年逾强仕，瘠黑而多髯，容状尘垢，素好学，能诗，妙书札。李喜之，每叹曰：“使其年貌稍称吾女，亦足婿矣。”女闻之，窃谓傅姆曰：“女子托身惟择所归，年之长少貌之美丑，岂论也哉！”由是家人颇识女意。媒议他姻，则默不乐，父母怪之，曰：“岂宿缘耶？”乃遣媒通约。陈初固拒以年长非偶，其议屡格。则女辄忧愤或愠不食。父母忧之，固请，不得已乃委禽焉。女喜甚，既成婚，伉俪和鸣，抚陈之二女如己所生。谓陈曰：“女已长，婚对当及时，不宜缓也。”朝夕屡以为言，且广询媒妁，不

半载而嫁其长女，倾资奉之。陈曰：“季女尚可二三年。”妻曰：“不然。”趣之尤力。陈辞曰：“纵得婿，今无以备奁具。”妻曰：“第求婿，吾为营办。”又数月，亦受币，亟议嫁遣。陈曰：“奈何？”妻忽谓陈曰：“君昔贮金五十星于小罍中，埋床下，盍取用之？岂于己女而有吝耶？”陈大惊曰：“汝何从知之？”但笑而不言。盖陈实尝埋金，他人无知者，因取用之。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适，妻谓陈曰：“吾责已塞，今无余事矣，当置酒相见。”乃与陈对饮，极量欢甚，各大醉而寝。翌日醒觉，妻忽惊遽，大叫曰：“此何所耶？”顾陈曰：“尔何人也？”陈大惊疑其心疾，媵侍辈围守，妻惊恐惶惑问曰：“我问为在此？”媵侍曰：“夫人成亲一年，岂不省耶？”妻都不晓。俄其父母至，抚慰之，因历言其本末。妻大恸曰：“父母生女，不为择配，此人丑老可恶，忍以我弃之耶？”不肯留，乃送其家。自言恍如梦觉，前事皆不知之。陈亦悟埋金之事，惟其亡妻知之，疑其系念二女，而魂附李女，以毕姻嫁也。后竟仳离而改醮焉。异哉！（王教授伯广师德言。）

李允升字子猷，毗陵人。绍兴甲戌岁登第，再调官知建康府上元县。方待阙次。一日，家居燕坐书室，忽见黄衣声喏于庭下，云赍到敕牒。李惊曰：“吾新任，敕牒久已取至，岂复有此？”黄衣人即探怀取一黄牒授之。乃大署曰：李某可充荆阳坊土地。李方以自有新任，辨争间则已有人从罗列庭下。黄衣人曰：“必未欲赴，须白之城隍。”乃扶上马，径诣城隍祠，亦以新任自理。神曰：“天符不可违，可自署状，愿新任满日赴上。”从之，神命送之还。将出，见里人张某者荷械于庑下，李悟其已死，前问其良苦。张曰：“烦归谓吾儿，吾尝于某年月日发心作一醮事，手疏钉置梁拱间，人无知者，令为我偿此心愿。”生至家，从者乃声喏辞去。恍然身乃坐胡床上，历历记其事，似梦非梦，家人皆不睹其他，但见其咄咄独语，复举手如握笔书字状。因诣张氏，道其所见，其家如言索之，果得张手疏，宛然不差。李后到任，坐罪流岭南，竟未晓荆阳之说。

蜀人孙思文美风姿，每自负其标韵。娶妻姝丽，伉俪之间相得欢甚。一日，偕诣神祠纵观，思文指神像谓妻曰：“彼孰与我美？”妻曰：“卿似胜也。”夜归，思文梦神召责之，叱令换其面。即有数鬼猝至一处，见若假面数十，取其间领颐颧頰大丑者，割去面而易之，惊呼而寤，以手扞面，觉有异，呼烛视之，果然。妻即怖死，孙大悔恨而已。

临川屠者张某，晚年颇悔其业，自以宰杀物命至多，必受恶报。又其体至丰肥，乃日诵佛号数百声，画佛像瞻礼，惟祈命终之日不值暑热，人皆笑之。如是积十数年，忽盛夏死。其家素贫，无以棺敛，人谓必臭溃矣。俄天大雨，停尸破屋之下，漏下如注，遍湿其体，经夕悉凝为冰。凡停三日，略无变

动，邻里为营葬之。（魏良佐通判说二事。）

表弟魏良佐尝自长沙逆妇折氏还三衢，未至家十里，暮夜不能前，泊舟溪岸。中夜月色如昼，舟人皆寝，闻触尾拍浮之声，疑其盗也，起观，见一人援桡欲上，操篙击之，其人释桡而詈，语音嘲晰不可晓，始惧其为鬼物，仓猝移舟避之。随舟而骂声益厉。中流极深，而其人常出半身于水面，且行且骂，三二里，去舟益远，乃默无声，谛视乃流尸也。至家未久，而折氏病卒。

福州郡治，王审知故宫也，便坐极雄丽，郡守至者莫敢升。稍涉庭阶，即有文身见于梁间。郡人或传昔尝有郡守（失其姓名）不之信，至即视事于便坐。须臾有叱声出于屏间。守谓曰：“吾以朝命守此，便坐吾所宜居，鬼物若何扰人？”应曰：“吾居此久矣，累政皆见避，公何独见逼耶？”守叱之，鬼曰：“吾不汝校，当有与汝抗者。”守不以为然。自是比日升便坐，旬余，守方据案，有卒被酒，挺刃突闾而入，刺守杀之，左右亦杀卒。噫，是果审知之神乎？将卒以酒而狂易，适与神之言会乎？抑守之命固及此，而神因借以为灵乎？夫用物精多则魂魄强，是以有精爽则神或有之矣。然郡守而视事于便坐，正也，鬼而乱人之居，非正也。以非正而害正，不为滥诛乎？昭昭在上，其又听而弗问乎？或者以审知故国，天假其灵，使有所归，则庙食足矣，奚至奸乱于人如此乎？昔吴兴郡于厅事为神坐以祀项羽，号愤王，甚灵响。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，祠以軋下牛，而避居他室。及萧彦喻为太守，著履登厅事，果闻室中有叱声。彦喻厉色曰：“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，死据此厅事何也？”因迁之于庙，而废槌牛之祀，竟亦无他。以羽而视审知，固不可同日道。至其为鬼，亦不若羽之服义也。

绍兴间，一郎官（不欲言其姓字）疏荡不检。一朝士与之善。朝士家有数妓，客至必出以侑酒。郎官者与一妓私相说慕，而未得间。一日郎官拆简寄妓，与为私约，朝士适见之，妓不敢隐，具言其故。朝士曰：“然则非尔之过，当为尔辈为一笑资。姑答简，与之期以来夕密会于西厢，且云主人者适有故之城外，越日乃归，此机不可失。”郎官得简，喜不自胜，如期赴之，妓已先待于会所。引入屏后曲房，妓先登榻垂幔，命郎官解衣而登。暨前褰幔，则妓已自榻后潜去，朝士者方偃卧榻上，瞠目视之。郎官羸露，惶遽欲走，则门已闭。朝士谩为好辞诳之曰：“与公厚善，何为如此？妓女鄙陋，不足奉君子之欢，已遣归矣。惟公勿讶。”徐起复曰：“某家使令稍众，不略相惩，彼将观望，无所畏惮。”乃呼群仆掖之于柱，以巨竹挺搯之二十，流血及髀，呼服谢罪。复谓曰：“与公素善，故不欲闻官。薄示庭训，亦不泄于它人也。”乃遣出，亦不与衣。其人狼狈遁还。明日朝路，仍复相见如故云。（虑德广说）

无为有陈氏，家资累百巨万，而主人者貌甚寝陋，时谓之陈猕猴。起

宅于郡治之西南，颇华壮而多怪。绍兴改元，大盗焚劫之余，触目荆棘，有贾知丞和伯借其宅居之。堂后地形隆高，夏夜纳凉，忽闻丝竹之声甚微，而清远可听。属耳久之，乃在地中。疑古冢也。

平江陆大郎者，家颇富厚，有别业在平山。一庵僧与之素善，僧所置产业率皆寄陆户内。既久，陆遂萌干没之心，僧索之不与，乃讼之官。陆多推金钱赂胥辈，僧不得直，反坐诬诈。僧不胜忿恨，乃日焚香望陆门而拜且祷，愿为其子，取偿所负。久之，僧死。逾年而陆生子，以年长始立嗣，钟爱之，号曰小大郎。稍长，游荡不检，家资为耗，陆不之禁也。及陆死，小太郎者奉葬甚厚，是后妄费益侈，不数年，财产荡尽。无以为计，乃伐墓木以易斗升，既童其山，则又托言风水不利，发取其棺及髑髏之属尽卖之，焚其骨，弃烂湖中。人皆谓小太郎即僧后身，盖伐墓焚尸之酷，非至鹬不忍为也。今世之不肖子，以贫故若小太郎所为者多矣。是虽名为子孙，安知非宿世冤憎，愿力之重假托以偿其忿耶？但业缘所牵，一经歌罗逻位，则不复自知耳。（郑光锡都承说）

游学士醇捐馆，棺际舍利涌出，灵座亦有之。其邑封爇香视之曰：“性相空寂，况此幻身，本来无有，既到这里，莫作野狐精魅。”俄而舍利皆不见。（表兄魏守高佐说）

闽人郑鉴虚中，假玉泉僧舍教授生徒。居久之，日觉瘦悴。友人访之，见其露臂，肤革虚黄如蝉蜕然，怪而问之，虚中恍惚若谵言者曰：“居妻家亦颇乐，偶自瘦尔。”虚中初无室家，友人疑其妖魅所惑，惊谓之曰：“君未尝娶，何者为妻家？得无妄想耶？”虚中遽若省悟，但唯唯愧谢而已。是夜即得疾，继而殂。寺僧云其所寓室有数政前兵官子妇之棺瘞其下，而郑初不之知也。他日兵官之家发取其殂，棺坏易之，见其尸初不朽，而自腰腹以下肌肉如生。人始悟虚中盖与之遇也。（何庇县尉说）

朱藻字元章，徽人。某年南宫奏名，方待廷试，有士人同寓旅邸，士人便服日至瓦市观优，有邻坐者，士人与语颇狎，因问其姓字乡里，皆与元章同。士人讶之。又云：“某幸已过省而不得及第，今且欲部中注授差遣。”士人益怪之，未及详诘，适优者散场，观者哄然而出。士人与邻坐者亦起出门，将邀就茶肆与语，而稠人中遂相失。士人归邸，与朱言及，共拊掌笑其妄人，以朱登科故冒其名字也。顷之庭对，而朱以犯讳降学究出身，且就部阙。因追忆曩者士人所遇，盖鬼也，益知科名无非前定。（司农及寺丞躬明说）

秦奎为鄂州都统司干官，尝于临安买一妾归，居数年，生一男。其妻尝以事怒之过甚，妾不胜忿，厉声曰：“我非人也，何乃苦见凌逼！”妻叱之曰：“汝非人，是何物？”妾即应曰：“我乃鬼耳。”忽变其形长大，容质不

异，而颡抵屋极。举家骇愕，已复如故。诘问之，终不言其所以。其家以其子慕恋之故，亦不遣之，今犹在其家。（周师禹左藏说）

曹滋学仲益，尝以干至衢州江山县。县有江郎庙，滋闻其灵响，往拜谒焉。庙有二女像甚美，俗传江郎之女。滋心悦慕，注视甚久。见一像若动目相盼者，惊惧而还。夜梦其女来与之偶，久益狎，往往暮夜不梦而至。间与滋论文，多所启发。俄而滋苦羸疾，其家命道士作法驱之。女怒曰：“相慕而来，非有不利于子，何乃见逐？吾不可复留此。”会曹亦将行，送之出州境，泣别而去。（七舍郑林说）

靳瑶者，丹阳牙校，尝得谴，避地维扬，与其妻偕谒后土祠。甫瞻礼间，妻遽得心痛，浸剧不省人，归即死。郡人素传有五通神依后土祠为祟，瑶不胜哀愤，既敛火化毕事，即具羊酒诣城隍祠祷且讼。翌日暮归，还经后土祠东空旷处，见妇人独行，渐近乃其妻也。相持悲恸。妻曰：“我感君挂念之恩，且有憾焉。君既讼于神，神俾我还。既被焚，乃无所依。君若不忘平生伉俪之情，当为至恳万一再生。”瑶请其故。妻曰：“城南十五里外有茅君者，有道术，君往求焉。”言讫而隐。瑶诘朝走城南访茅君，果得于村巷中。茅檐荆扉，教授村童十数人。瑶前拜之，茅起逊谢，再四不已。茅问来意，瑶具陈其故。茅初笑曰：“此何等事而告我？”拒之甚力，继之以怒。瑶恳益勤。茅默然良久曰：“君真笃于伉俪者，姑以事状来。”瑶已素备，即探怀出状。茅览之，就其书几取笔连书数十字，类隶草，淡墨欹横，茫然不可晓，语瑶曰：“持此北去十里所，有林木神祠，扣扉当有应者，即以授之。”瑶如其言，至则茂林荫翳，庙极邃深，森然可畏。勉扣其扉，有青衣童出，受书而入。俄顷复出，斩竹一根，嘱瑶曰：“骑此但闭目东行，当有所睹。”瑶跨竹，去如驶马，时窃开目，则竹上不行，所向皆荆棘，复闭目则又迅驰。久之，忽觉自止，开目乃见粉垣华居，若王侯居第，有人引瑶入，指东庑下小门，令瑶入观。回廊四合，中有妇女，或笄或髻，以百数，而妻在焉。近语瑶曰：“感君之力，今冥官许借体还生。城东有朱氏年十八九，某日当死，我之精魄径投其体，则再生矣。然彼身则朱氏女也，君当往求婚。冥数如此，必可再合也。”复遽曰：“君不宜久此。”送瑶庑门。瑶出，门亦随闭，回视殿堂皆神物塑像，亟趋出门，所乘竹故在，仓卒复跨之，瞑目，觉去愈疾，如行三里所，忽若马蹶，堕地惊顾，乃在城濠侧，已昏暗严鼓后矣。褰衣揭水，攀塤垣以入。至其日，访城东朱氏，闻其女病甚。瑶固已疑，徊翔邻近，至午后闻其家哭声甚哀，移顷哭声遽止。询之，云女复苏矣。瑶怪其事颇验，暨复访茅君，则室已虚矣。自是暇日，时一至城东密访其邻，皆云朱氏女自还魂，神识不复如旧，至不识其父母兄弟，但口时问靳瑶何在。瑶因托媒氏通意。父母闻瑶姓名已

骇愕，遽入谓女曰：“靳瑶今来议汝姻矣。”女曰：“此我夫也。”自此口不言靳瑶。其家竟以归之。它日瑶从容访以朱女及其故妻前事，皆懵然不省云。（新广州李司理箴说）

毗陵薛季成元功，绍兴乙卯登科，再为邑令，不能脱选。时意倦游，乃请于朝以归。命下，以通直郎致仕，未几病卒。无子，其侄为主后事，且录致仕告身置之棺，仓卒间误书左字为右，其侄亦不之审也。居无何，梦为人逮至一官府，季成据案，坐作色数之曰：“吾平生读书，仅得一官，自谓不负笔研，今乃诬吾进非科第，使吾愧见同列，奈何？”命左右挺之数。侄惘然梦中忆昨误，乃再三引咎。季成色稍霁，叱令改正，乃释之使去。侄既醒，别书告焚之，后不复梦。人疑其为神云。（费充承务说三事）

晋陵丁瑞叔连，乾道初元赴乡举。未试前数日，梦人授以敕牒，视其文曰乡贡进士丁可留云。端叔既寤，私喜，欲易名可留，又念语不雅驯，乃止。既试毕，考官丁可者，见一试卷，绝爱之。以病先出院，属同考官必令置之前列。及发封，乃端叔也。始悟丁可留之证。竟以是举登科。

锡山许宗美琮，绍兴己卯随计吏试礼部，与同舍祷于太一宫，默以所见为得失之谶。触目一牌云：竺落黄茄天宗美，以犯落字大恶之。是岁果被黜。后入太学为诸生，以寿皇登极，恩赴省复诣宫，如前祷焉。祷已，周行廊庑间，才举足则见二神位云“河魁、从魁”，宗美甚喜而出。洎南宫揭榜，何自然为省元，而宗美以诗赋魁。前场盖谶二魁之姓名云。

盐官上管场亭户邬守兴，绍兴十八年夏旱，田苗皆槁，邻人相率诉于县官以免税。守兴曰：“吾闻旱干而投诉，即是诉天。且吾家二税并是折盐，何用诉为？”乃独不预名。明年夏复大旱，一乡尽成枯槁，惟守兴田时时得雨，是岁独稔收倍常年。（曹元裕省干说）

成忠郎张珏靖康间隶禁旅。都城失守众溃为盗。常过金州一山寺，缙徒皆已窜避，乃闻一僧房后妇人笑语声。怪而寻之，乃大蛇蟠结数堆，惊视之际，俄失所在。（知光州赵谦之说四事）

邵彪大夫未第前，梦黄衣人持春榜来，欣然取视，榜背乃有己姓名，而下注一龙字。寤而自解，谓必应龙首之选。来春登第，乃在行间，余年而耳聩，姑悟龙者谓聋也。

宣和间元夕，州西酒楼一道人来索酒痛饮，初不持钱，将去取笔题诗壁间：“偶到皇都玩月华，笙歌留我醉流霞。劝君不用悲尘世，天上人间只一家。”乃探怀取药匕许，拭杯即成黄金，以偿酒直。明日哗传都下。禁中闻之，以金十两易其杯去。

奉直大夫钱璘，乾道丙戌任临安倅，尝梦一伟丈夫黄衣冠曰：“吾土

宿也。”熟视钱久之，曰：“一军足矣。”觉言其梦，谓当得军垒，俄而病卒。初钱再娶张氏，悍妒，且不事事，倾橐嫁其二女，家资荡尽，至不能葬。时叶梦锡丞相奉使饷军朱方，其子说之诣叶告急，乃俾部无为军钱纲，得水脚资数百千以毕葬事，始验一军之说。

吕仲发显谟宰安吉日，县圃有大杏一株，十月间忽开花四朵，全是蔷薇，殊不类杏。自是吕从刘恭甫枢密之辟，不逾年，凡四迁秩。亦花之瑞也。（仲发自言）

平江凌知县建宅桑林巷，颇壮丽而多怪，门户时自开阖，或飞掷瓦砾。后既不安，乃损价鬻之。有阎太尉者买之以居，其怪如故。人皆谓凶宅，转鬻不复售。适官创武宪公廨，乃拆买其材，而总管开兆得其地。上有银杏树，大数围，枝干尉茂，覆地甚广。开疑怪所依，乃伐去之，且发其根下，得遗骸一具，支节皆全，弃湖中。今复为宅而怪不复见。（许昇助教说）

卷六

绍兴丁卯秋，枢密沈公以临安教授被漕檄考试括苍。既入院，梦朱衣六人坐于堂而会议。时考官至者已六人，予亦被檄考校而独后未至。沈与同官言其梦，曰：“郭簿必不来矣。”暨予寻至，皆谓其梦无验。俄而同官龙游县丞有亲戚当就试者，举子哗言纷纷，丞竟不自安，引嫌不待试而出。考校竟止六人。

常熟县破山寺僧堂，李唐新建，柱有雷神书凡三处。盖昔人所传谢仙火之类。内一柱题字最端谨可识，云：“𪔐溪作火田。”凡五字上一字作从贝从力，字书所无。字皆作隶体，倒书，人木三分，不类雕刻，然各去地丈余，与旧说身長三尺者差异。

刘先生者，河朔人，年六十余，居衡岳紫盖峰下。间出衡山县市，从人丐得钱，则市盐酪径归，尽则更出。日携一竹篮，中贮大小笔棕帚麻拂数事，遍游诸寺庙，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窍有尘土，即以笔拈出之，率以为常，环百里人皆熟识之。县市一富人尝赠一衲袍，刘欣谢而去。越数日见之，则故褐如初。问之，云：“吾几为子所累。吾常日出，庵有门不掩，既归就寝，门亦不扃。自得袍之后，不衣而出，则心系念，因市一锁，出则锁之。或衣以出，夜归则牢关以备盗。数日营营，不能自决。今日偶衣至市，忽自悟以一袍故，使方寸如此，是大可笑。适遇一人过前，即脱袍与之，吾心方坦然无复系念。嘻，吾几为子所累矣！”尝至上封，归路遇雨，视道边一冢有穴，遂入以避。会昏暮，因就寝。夜将半睡觉，雨止，月明透穴，照圻中历历可见，髑髏甚光洁，比壁惟白骨一具，自顶至足俱全，余无一物。刘方起坐，少近视之，白骨倏

然而起，急前抱刘。刘极力奋击，乃零落堕地，不复动矣。刘出每与人谈此异。或曰：“此非怪也，刘真气壮盛，足以翕附枯骨耳。”今儿童拔鸡羽置之怀，以手指上下引之，随应，羽稍折断即不应，亦此类也。

赵三翁名进，字从先，中牟县白沙镇人。自言遇孙思邈，授以道要，从之十稔。一日，留于县境淳泽村，曰：“切勿离此，非天子召勿往也。俟吾再来与汝同归。”宣和壬寅岁，果被召，见馆于葆真宫。顷之丐归，徼庙询所欲，奏曰：“臣本归兵，去役未有放停公凭，愿得给赐，余无所欲。”即日降旨，命开封尹盛章出给与，其实年已一百八岁矣。技术无所不通，能役使鬼神，知未来事，吹呵按摩，疾痛立愈。密县堕门山道友席洞云，筑室于独纇岭瀑水潭侧，慕其清峭高爽，落成甚喜，既迁入，百怪毕见。未及一年，祸变相踵。席谒翁且告之故。翁曰：“得无居五箭之地乎？”席曰：“地理之说多矣，素不闻五箭之说，敢问何谓也？”翁曰：“峰颠、岭脊、陵首、陇背、土囊之口，直当风门，急如激矢音，名曰风箭；峻溪、急流、悬泉、泻瀑，冲石走沙，声如雷动，昼夜不息者，名曰水箭；坚刚、烁燥、斥卤、沙磧，不生草木，不泽水泉，硬铁腥锡，毒虫蚁聚，散若坏壤者，名曰土箭；层崖、叠巘、峻壁、巉岩、锐峰、峭岫，拔刃攒锷，耸齿露骨，状如浮图者，名曰石箭；长林、古木、茂椒、丛薄，翳天蔽日，垂萝蔓藤，阴森肃冽，如墟墓间者，名曰木箭。五箭之地，射伤后人，皆不可用。要在回环纡抱，气象明邃，形势宽闲，壤肥土沃，泉甘石清，乃为上地，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。子归，依我言，去凶就吉，当自无恙。”席悉遵其教，居止遂安。有顿保义公孺者，苦冷疾二年矣，几至骨立，百药不效。一日方灼艾，翁过之，询其病源，顿以实告。翁令彻去火艾。时方盛暑，俾就屋开三天窗，放日光下射，令顿仰卧，揉艾遍布腹上，约十数斤，就日光炙之。移时觉热透脐腹不可忍，俄而腹中雷鸣，冷气下泄，口鼻间皆浓艾气，乃止。明日又复为之。如是一月，疾愈。仍令为之一百二十日。自此病不作，壮健如初。且曰：“此孙真人秘诀也。世人但知着艾炷，而不知点穴，虚忍痛楚，耗损气力。日者太阳真火，艾既遍腹，又且徐徐照射，功力极大，但五六七月为上。若秋冬间，当以艾十数斤铺腹，蒙以绵衣，熨斗盛炭火徐熨之，候闻浓艾气方止，亦其次也。”其术每出奇而中理，事迹甚多。嵩山张寿昌朋父为作记。